

沉默者说

—
溪云 著

六起悬案，窥破沉默者内心的独白，
世上所有的罪，都是爱恨之间的摇摆



SILENT
EVIDENCE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溪云 著

沉默者说



SILENT
EVIDENCE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沉默者说 / 溪云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2

ISBN 978-7-5594-1223-2

I. ①沉… II. ①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2203号

书 名 沉默者说
作 者 溪 云
策 划 出 品 惊池文化
出 品 人 王肃超 李 格
责 任 编 辑 姚 丽
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200千字
印 张 10
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1223-2
定 价 42.0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- 事件一 紫色桔梗 / 003
- 事件二 沉没的人 / 053
- 事件三 被掩埋的记忆 / 113
- 事件四 高门深海 / 163
- 事件五 风雪夜归人 / 219
- 事件六 查无此人 / 265

前言

无名侦探社

2015年，我25岁，刚刚心理系研究生毕业，在对未来举棋不定的日子里，突发奇想要成为《犯罪心理》那样的犯罪分析师。而在这个潮湿的东南亚岛国，我知道只有他才能让我完成这个梦想。

鄂奇哲，这个岛国最知名也最怪异的侦探，终日穿着米黄色防雨风衣，叼着一根烟，最擅长挖苦嘲讽，可恶起来比那些变态杀人狂更生厌，但一旦嗅到凶手，他比任何猛兽都敏捷、迅速。

我们在废楼的二层，一间发霉的房间里，等着一个又一个委托人。他们并不会因痛失至亲而号啕大哭，或悲痛欲绝，因为时间这剂麻药能麻痹所有痛苦，或许还有仇恨。岁月退潮后，仍执着于真相的人，或许比那些传说中的悬案更让我着迷，也许，还包括鄂奇哲。

我们一同面对时光掩盖背后的那一扇扇门，昔日的何等喧嚣早已落尽，只有那些对真相的执着，只有那些挚爱的，那些遗憾的，那些悔恨的人们，才会在十年甚至几十年后，仍然对真相锲而不舍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在这个混沌的岛国，鄂奇哲似乎是这些人最后的希望，也是那些陈年旧案的终结者。

如今我开始了博士学业，但那间发霉的、叫‘无名’的侦探社，还有那个撇嘴嘲讽的鄂奇哲，都不会离开我的生活。

还是废话少说，因为新的大门已近在眼前。

事件一

紫色桔梗

第一章

在这个混沌的岛国读博士的第二年，我开始临床心理实习，诊疗活生生的病人也似乎带来更多的求知欲望。高奇将我推荐给著名心理治疗专家，同时要求我必须在学期末提交一篇临床心理治疗的论文。

我已有半年没有见过鄂奇哲，经过十字杀手的腥风血雨，他却如当年十字杀手一样在这个尘世隐匿了。

我所在的这家精神科医院也是岛内最权威的精神疾病治疗机构。我在办公室里装模作样了好几个星期，看的尽是有轻微症状的成功治疗案例，直到今天下午，医院终于通知我，可以去旁听重点患者的治疗过程了。

患者名叫林丽，58岁，舞蹈教师，15年前丈夫病逝，独女离家出走，三年前梦中突然出现急性休克，经治疗发现患者是由惊恐引起的过度呼吸而造成呼吸性碱中毒(二氧化碳呼出过多导致血液偏碱性)，患者心脏剧烈跳动，喉头有堵塞感并呼吸困难，形成濒死的感觉，这也是急性焦虑的典型症状。此后的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，效果都不明显。最近半年，患者一直处于极度不安、情绪紧张的状态，数次精神崩溃，入院治疗后，仍未有明显好转，且出现视、听的幻觉等精神分裂的前兆病症。

我兴奋地跟着医疗团队走进治疗室，以为能看见穿着病号服、蓬头垢面的老妇人，迎面坐着的却是个身材纤细，面容精致的漂亮女人，风

韵身材俱佳。眼瞳却像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，源源不断的绝望顺着眼角眉梢，如含情脉脉般将你困住。

她竟然对我笑了下。

一个医生问：“听说你昨天又做噩梦了？跟我讲讲你的梦怎么样？”

我坐在后排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但那女人却越过医生护士，一直用目光锁住我，大家频频回头，仿佛我才是这间屋子的中心。

“还是那个梦，一大片紫色桔梗，在那片紫色大海里，我看见乔乔正捧着那束桔梗等着我，在跟我说，妈妈快来。可我却找不到她，她像空气一样，我能呼吸到，却牵不了她的手，就像现在，我能感到，她就在我身边。”

资料记载，患者口中的乔乔正是她离家出走的独女乔琳（1983年生）。2001年3月1日，乔琳离家出走，15年未知行踪，但每年会在6月16日母亲林丽生日当天寄来一束紫色桔梗和手写卡片，林丽每年都会手捧鲜花到照相馆留影。

2016年6月14日警方发现乔琳的遗骸，判定死亡时间在2001年6月9日至13日，尸体已腐烂，毫无线索。但几天后林丽的生日却又收到紫色桔梗。这一切导致林丽情绪崩溃，住院治疗至今。

“我的乔乔只是去了很远的地方，但她时刻思念着我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林丽注目、恳求的双眼，让我觉得我才是她的心理治疗师，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。

众人礼貌地克制住责难，我也被警告不得干扰治疗。

“我会继续等着，就像过去15年一样，不过是在等杀害她的凶手被绳之以法。”林丽突然挣脱管制，几秒内竟冲到我面前，在被护士锁住脖颈的那一瞬，我看见那个身体里的黑色世界出现了微弱光亮。

“我在电视上看见过你，还有那个侦探，如果你们不帮助我，我以我女儿的名义发誓，我会在这间医院里自杀！其实我昨夜就准备这么做

了，是老天爷最后怜悯了我的乔乔。”

林丽的尾音似乎在走廊晃动了很久才消失，那位心理专家终于起身，目不斜视地走出治疗室，而一个多小时后，医院正式通知我取消了实习课程，语气简单粗鲁。

高奇正在美国开会，自然无暇顾及我，于是我决定开始动笔写第二部侦探小说。因十字杀手，上本书幸运地畅销，出版社早早预付了第二本书的稿酬。我打了几天的游戏，正想收心写字，现实生活中新的推理故事却猝不及防地先拉开帷幕。

医院专人来找我，林丽已经绝食4天，只提出一个条件，必须要鄂奇哲和我调查她女儿乔琳的真实死因，否则就要绝食自杀。医院内部的人却将这个引发公众兴趣的新闻透露给了八卦小报，新闻将医院恶待病患作为攻击重点。

如今，这是个没有秘密的时代。

我再次被请进那间治疗室。这次，只有我和这个有神秘气场的漂亮女人，哪怕只再年轻10岁，我可能都会被她那孤注一掷而怜媚的眼神拽进她那个未知的世界里。

“林女士，对这件事我暂时也爱莫能助，鄂先生现在不知所踪，估计短时间无法联络到他，不如你先配合治疗，我们从长计议。”

林丽身上挂着几个点滴，乌青的眼圈来自夜色的余烬，手掌紧锁在桌子边缘，昂起脖颈下的紧促呼吸，却让每个字都坚定有力。

“我活着也不过提着脑袋喘几口气，我已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，被时间、亲人、健康甚至美貌抛弃了！我只剩下一点勇气，就是——我要知道真相，就像你们一直在做的事，不是吗？”

我无言以对。真相的意义大于生命吗？

“现在我唯有这条命，所以我愿意搏一下。”

“如果我没出现呢？”我问。

“如果乔乔没离开这个家呢？医生，我确实真切听见我女儿的声音，那不是疾病，无论你们这帮医生怎么说。”

护士已经把担架放在我们的脚边，那卷白色强束带和恐怖电影里一样，像木乃伊的裹尸布。林丽和我都瞥了那东西一眼，同时回神，我第一次看见了她的泪。

接下来医院会强迫注射，这个女人的生命也将名存实亡。

15年来，某个人始终在用死者的名义在给死者母亲邮寄鲜花，这个人了解乔琳的一切，她的家庭，她的经历，甚至她的笔迹，我查了紫色桔梗的花语：永恒、无望的爱。

是因为同情还是负罪？

必须尽快找到鄂奇哲，而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。

第二章

绝食的林丽很快就到了靠药物维持生命的阶段。

我搜索2001年的新闻和报纸，18岁女孩消失显然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而获取现场报告和尸检报告也显然超出我的能力范围，我只能从林丽的口述和对仅有几个当事人中，勾勒出少女乔琳的生活轮廓。

乔琳是第四代华裔，父亲乔涵从事远洋运输工作，担任船长，家境殷实。但由于常年往返于东南亚与南美洲，后身染重病，因救治不及时，2001年2月在船上病故。

母亲林丽原是芭蕾舞演员，受伤后嫁给身家富足的丈夫，为了消遣开办了舞蹈教室，2013年患病后，舞蹈教室正式歇业。

乔琳性格内向寡言，体态中等，当时就读名校雅格中学，成绩普通，父亲去世后不久，于2001年3月1日突然失踪。

我从林丽的亲友那里得知乔琳曾有一个多年的闺蜜梁丽芳，几乎是乔琳唯一的好友。梁丽芳2002年赴澳大利亚留学后，多年未归国，我登门拜访她的父母，对方显得很冷漠。她父母都是底层工人，所有的宠爱都给了长子，似乎不怎么在乎这个多年漂泊在外的女儿。

梁丽芳显然不是一个生活在家庭温暖中的人，而乔琳呢？母亲看样子是个浪漫主义的女文青，父亲常年在外，她们是因为同病相怜而彼此取暖吗？

乔琳和梁丽芳就读的雅格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，先后培育了很多杰出学生，现任教育部司长的格姆就是这所学校创立者并曾任校长，执教三十余年，风传不久后他将被总统提名为教育部部长。

资料太有限，乔琳显然是个消失在众人记忆中的人，走访的老师同学对她的记忆并不比我所知道得多。

那我换一个角度：这个人为什么要15年如一日地给林丽寄信？他是想制造乔琳活着的假象吗？但6月14日乔琳尸体被发现后的那一束紫色桔梗意味着什么？一次嘲讽挑衅，还是一次失误？

如果是失误，意味着知情人无法第一时间获知消息导致纰漏，很可能这个人居住在偏远地带，一个人离群索居，造成信息延误，或者他生活在海外，无法获知一手消息。

经调查，近五年的鲜花都是在一家叫“MISO”的花店定制。对方通过电子邮件事先和店主沟通，紫色桔梗品种较少，花店会提前备货。然后用平信方式将卡片和费用邮寄到花店。五年来始终如此，但五年以前的鲜花来源已经无从查询。

电子邮箱是2006年注册的，并非实名制。邮件内容全部是英文，简单明了。

而平信的邮寄路径记录显示，这些信被塞进了与这个城毫不相干的10个地点的邮筒，它们位置偏僻，周边都没有监控。

这个人谨小慎微，而且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。他小心翼翼地行事，显然已驾轻就熟。

林丽的意识时断时续，她的抵抗让治疗日益艰难，常年过量服用抗抑郁的药物所带来的并发症也一同发作，让治疗更加棘手。高奇甚至打来长途电话转达医院的态度：医院董事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出现导致如今的局面，并连带责怪高奇和那位推荐我实习的专家。

意识清醒时，林丽给了我检查乔琳遗物的授权，所谓遗物，

其实也就是一个纸盒，里面是一些衣服、书本、文具。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灰白黑三种颜色，有三个笔记本，分别记录着英语、数学、化学的课堂笔记。乔琳的字体秀丽颀长，显然是经过精心练习的结果。我翻了翻，没什么特别，就是最后一页有很多铅笔划痕的印记。大概这个少女显然喜欢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在涂写上，而且是边写边撕，笔记本后面有很多撕掉的页码。

它们的主人竟然是个二八年华的少女，那么死气沉沉，心事重重。

少女性格内向，生活圈子狭小，是被随机猎杀？如果乔琳真是个天真无邪的少女，如果她无辜迁入这场死亡，这个精心策划15年的骗局又该如何解释？

我快要疯了，如果鄂奇哲在，也许我会看到另一面？

鄂奇哲也许正蹲在某处阴暗的走廊尽头，只有嘴上零星的火光能证明他还活着，毕竟那场屠杀摧毁的不仅是十字杀手和被害少女的性命，还有鄂奇哲那捉摸不透的世界。

必须要在不动声色中发出向他救助的信号，我打开电脑，看见只写了一句话的新书。

三天后，我的第一场签售会姗姗来迟，之前的活动都被我婉拒，因为我不喜欢和陌生人面对面地交流自己的真实想法。

出版社约好了几家电视媒体，我煞有介事地穿上西服。台下坐了一群女读者，也许大卖不仅是因为故事，还靠着我这一身好皮囊。

“您的新书大概什么时间问世，会将十字杀手的故事写在里面吗？”

“比起十字杀手，我觉得对鄂奇哲先生本人更感兴趣。”

“您准备写鄂大侦探？”

“这种轰动性的人物应该著书立传。我准备出一个系列，而且计划改编成系列电视电影。”

“鄂大侦探那么神秘，您有把握写好吗？”

“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写他的传记，我会把我认识的鄂奇哲原原本本写在书里。我先透露一下，我是唯一被他允许可以任意出入他家的人，这还不够吗？”

我摆正领带，轻扶下巴，像《财富》杂志的封面人物。

雇了五个保洁工才把无名侦探社的沉积打扫干净，我敞开大门，等着那个轻缓的皮鞋踏上这年久失修的木质楼梯。

被虫蛀过的木缝间，空气被重量排挤出来，却立刻被焦油味腐蚀掉——他换了另一个牌子的香烟。

他陷在沙发里，阳光下尘埃四起：“我听说你在查一个失踪15年女孩被杀的案子。”

“是你的警察朋友说的？下次找你就不用这么费劲，看来写你的自传还轮不到我。”

他把档案袋拍在茶几上，果然是尸检报告。尸检结论死者是被割破动脉，大量流血而死，死因有9成以上与自残相符。

根据警方报告，2016年6月14日，在福紫山公园，因为5月台风侵袭，大量树木需要重新修整，护林人员在一棵倒掉的大果蒲葵根部发现死者尸体。尸体表面被油布整齐捆绑，油布上面沾着红、黄、绿、白等几种颜料，提取样品化验结果是普通的喷涂颜料。这棵大果蒲葵生长期正好是15年，显然是有人在抛尸。警方却因证据不足停止了调查。

“死者会不会是自杀后被同伴掩埋？福紫山公园是风水宝地，里面也有一片墓园，照片上看尸体被精心安放，这也许是一场私下葬礼？”我突发奇想。这个公园的墓园售价不菲，是岛中很多名人身后首选的下葬地。这里还埋葬着我的祖父，我和家人每年都会去祭拜。

鄂奇哲的目光始终停留在乔琳和父母的合影上，许久才开腔，直接

略过我，不知在和谁讲：“这个乔琳的情绪转折点是父亲病故，父女两人相处时间很短，不应该有这么强烈的感情，强烈到她再也无法待在这个只有母亲的家里。因为愤怒，还是恐惧？她妈妈真是个美人。”

“年轻时绝对倾倒众人。”我终于想起形容林丽双目最合适的形容词：摄人心魄。

“一个非凡魅力的舞蹈演员嫁给常年漂泊在外的丈夫，这里面的故事估计能上社会新闻。我们第一步要知道乔琳到底为什么离家出走，究竟有谁知道她的去向，还有她看似白纸一样的生活究竟发生过什么。”

“你怀疑这个女孩有问题？”

“我怀疑一切。”他露出了那个让人生厌却又神往的迷之嘲笑，就像林丽的眼神，明知是个深洞，却让人义无反顾。

资料的最后一页写着梁丽芳澳大利亚的现住址和电话。他极快瞥了一眼我的惊讶，然后陷入持续、看似可能无休止的睡眠中。

这就是鄂奇哲，也只有他是鄂奇哲。

第三章

梁丽芳并不愿意过多谈起这位好友，乔琳尸体被发现后，她一度是犯罪嫌疑人，并向警方提供相关出境记录，证明在2001年6月8日至18日她前往泰国参加学生交流活动。被警方询问不久后她就悄悄搬了家，没想到刚落脚，我们又闻风而至。

要她现在开口绝非易事。

又一次台风警报，灰暗从天边一点点渗透过来，像是刚被抛进冰水的毛巾，我们早已感到寒意。因为电力不稳，白炽灯时断时续，看到这恐怖片常出现的场景，我竟有些小兴奋。鄂奇哲仍在窗边办公桌边盯着电脑，面色和天色融为一体。

“有趣。”鄂奇哲一下子松懈了紧绷的身体，然后把电脑屏幕转向我。

那是梁丽芳的个人档案，我快速逐条阅读，鄂奇哲却在我思考前抢先一步总结：“梁丽芳父母都是底层工人，高中三年成绩都非常普通，2002年却能获得澳洲这所知名综合大学的入学邀请，实在有悖常理。所以我调出了她的学生档案，她之所以能改变命运，是因为一个叫Jason Wang的华裔教授推荐。”

我点开Jason Wang的个人资料，他1952年出生，是个颇有成就的历史学者，在雅格中学读三级时随全家移民澳洲，此后很少回国。